

管他呢

芳艸 著



管他呢

芳艸著



題 辭

我要說的不是這書中藝術的種種，那些就讓聰明的批評家去信口開河好了，不過這小冊子與讀者諸君見面的經過，我却要說說。

就在去年九月間，我開始寫起胸中也毫無成見，拖拖延延，竟到了一年的期間，勉強地作了一個歸結；計算一下，居然有六萬字，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

‘管他呢’的人生觀，我想着不是老B才有，像我們以精神文明自稱的民族，誰都免不了這種行徑，所以我們的聖賢之流的寶貝們，便有許多‘樂天知命’與夫下

等人之‘得過且過，得了且了’的金鍼格言，爲這些金鍼格言所陶冶出來的國民，當然只能知道‘管他呢’！

我真有點脫不掉希望的誘惑，總想能夠使這‘管他呢’的民族拋棄精神文明的人生觀，於是使老B瘋了，而且覺悟了，喊出‘不能不管’的呼聲；雖然喊出這種呼聲時，已經是‘管不得’了，然而總還有要‘管’的意念，則他之或能得救，未始不可萌芽於此。

現在是稿賣成了，老實不客氣地說，我要用稿費回家了，然而門前是警探梭巡，頗有將我帶去的決心，幸而此刻我仍是安穩地在這灰色的城內往來，但稿費却快用光了。以後？以後，誰知道？我只好借用老B的話，‘管他呢！’

芳艸，十六，九，五晨，於警探搜捕中。

自序

嗚呼，這似小說而非小說的小冊子，竟費去了不少的時間；從去年八月起，直到今年六月止，其間繼繼續續地才完成了！我總算是釋了一點重載！

這裏面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深意，更不見高遠的理想；說到藝術上，當然免不了幼稚的批評；但是我自己却不嫌棄牠。不嫌棄牠的理由，很簡單，就是因為牠是我自己作的。

‘管他呢’的精神，‘外國的鬼子’們有沒有，我不知道，但中國人却個個都有這種精神，或類似這種的精神。倘若這就

是我們中國人的特點，牠便也是國粹之一，是應該保存的；然而我願請牠進歷史博物館，別再來擾亂世間。

有人說：‘管他呢’是反抗精神之潛在的表現，這話在我看來，還須行為心理學加以實驗才能相信。如果牠真是反抗精神之潛在的表現吧，為什麼老B後來僅能枯叫：‘不能不管’呢？

老B的命運會受一般太太小姐之流，或正人君子們的反對吧？那就是他活該倒霉！誰使他生活在這樣古老而為禮教所統領的社會裏？誰又使他竟能覺得除物質生活以外，尚應有戀愛的生活？誰又使他不能在虛空裏生活呢？……總之，這都是他自己造出來的苦酒。

假使有什麼人以爲老B的命運不是自己造來的，是社會灌給他生命之花上的苦酒而釀成的，那只好也隨他們的

便。反正老 B 是瘋了，並不知道，這世界上居然有同情於他的人。

這書中或者有什麼可以索隱的吧？我自己倒找不出來。如果讀者要索隱，我當然只有讓你們索，因為那是你們的自由。但我所以必須要贅說這幾句話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老實的讀者們不要上了我的當。

芳艸，十六，六，二十二，於大雨中。

(一)

老 B 同他的幾個朋友顛顛倒倒地從東安市場的北門走出來；進了東安門，過了橋，便順着北河沿往北行去。

暮色早已籠罩了北河沿的兩行柳樹；天氣究竟是到了夏末，涼風慢慢地吹來，頓使他們的刺熱的臉上感到微寒；然而，他們的神經却因此清爽了許多。

老 B 似乎很高興的樣子；他的右手在褲袋裏不住地玩弄那僅餘的六毛小洋；叮叮的微弱的響聲倒也是蒼莽中的一種神祕的音樂。

‘喂，老 B，今天還贖下多少？’O 先生忽然向老 B 大聲地說。

‘有的是……’老 B 似乎已經知道 O 先生是在嘲笑他而故意地誇張。

‘明天公寓的掌櫃又該催了；而且……’O 先生真是有點不近人情地使老 B 窘迫。

‘那是明天的事，’老 B 却絲毫不注意這個地回答：‘管他呢！橫豎今天過了再講。’他說完了，於是叮叮的六毛小洋互擊的響聲更從他的褲袋裏透出來。

O 先生幸而很知趣，倒也不再往下強辯。其實，老 B 既說了‘管他呢’，就是再辯論，結果依然是虛空的。因為‘管他呢’即是他的人生觀；他之不願改變他的人生觀正如貓子之不願不吃老鼠一樣。朋友們都摸透了他的癖氣，懶得怪他。

‘老 O，那個穿長坎肩的真不錯，你說怎樣？’小 M 又開口了。本來在死以上的寂靜的河沿上行走，不談談天，着實不像

那末一回事，況且他們今天不是又有了奇遇麼？

‘對，真不錯，到底是小 M 漂亮，說出話來就不同。’老 B 急急地搶着說；並且他說的時候，眼睛睜得圓溜溜地就好像餓老虎乍見了一塊牛肉一般。

‘那倒未必，我看，小的好些……’ O 先生也是‘當仁不讓’的。

‘不，老 O 的眼色太不濟了，我勸你再買上一副近視眼鏡戴上，省得亂說。’

‘這副眼鏡足夠用的了！可惜……’

‘可惜什麼？’

‘可惜她未見得愛你呢？’

‘她愛不愛我，是她的意旨；我愛不愛她，是我的意旨；管她呢！’

O 先生聽見老 B 又將人生觀抬出來了，只得將話打住。於是大家沉默地走了一會，到了公寓，O 先生最先一步跨進

大門，很可看出是他的意見未曾被人贊成的一種表示。

‘夥計！’老B使盡平生之力地叫喊了一聲。但是半天沒有回響。他更拖長了嗓子重復一句，才見一個懶洋洋地，幾乎要架子支持方能走路的夥計從廚房裏出來。老B怪他爲什麼不答應一聲，可是他的不答應的理由很充分：滿嘴裏都是飯粒，的實在沒有空隙再來說話；然而老B怒氣並不因此消滅。

夥計開了門，老B和小M等都走進了房；惟獨O先生走到對面密斯特H的房裏去。密斯特H正與密斯L在細細地談心；冷不妨O先生一掀門簾，把密斯特H嚇一跳，趕緊將椅子往旁邊移了移，密斯L早起身讓坐。O先生這時頗有點爲難，坐下不好，不坐也不好；但究竟卻不過密斯L起身的情，只得暫且坐下了。

‘從那裏來?’密斯特H不得不招呼O先生一句。他說完這句話,眼睛不等O先生的回答,立刻仍轉到密斯L的身上。

‘逛逛市場罷了!’O先生順口回答。

密斯特H沒有往下說,一伸手拿起一根烟來,啣在口裏。O先生也不好說什麼,不得不對密斯L胡扯:

‘密斯L,課不忙吧?’

‘反正是那樣,沒有什麼!’密斯L拉了一拉褂子和裙子。

過了好一回,他們三個都沒言語,O先生覺着就好像有根針在底下刺屁股,而老B的笑聲不斷地傳進他的耳裏;他的心裏就這樣想:‘他們不知又在辯論什麼有趣的問題!’他越往這上面想,那根在底下的針刺得越利害;結果,他鼓起勇氣對密斯特H和密斯L說:

‘改天再見罷!’

‘再坐一坐，’密斯特H和密斯L略微欠了一欠身，並不留他。

O先生出了密斯特H的門，好像脫離牢獄一樣的舒服，抽了一口很長的氣，又向老B的房中走來。他的確有些失悔了——悔不該剛才嘔這口氣，受了幾分鐘的無妄之災。但他走到老B的門前，又有點猶豫；然而終究先伸進一隻腳來。O先生的腳是很特別的，寬而且長，給予人以一種極深刻的印像；所以老B們一見，就知道是O先生來了。K君是最爽快不過的，不由得說：

‘老O，滾進來罷，裝什麼孫子！’

‘管他呢，他自然會進來的，’老B不等O先生回覆，就截過話去了。

O先生沒法了，硬着頭皮，像沒事人似的鑽了進去，大家哄然一笑。這一笑把O先生的城牆厚的臉皮都笑成緋紅的

了——而且竟紅到脖子上,只得勉強的自白:

‘我不想遇着他和她!’

‘誰?’老B關切地查詢,似乎已忘了以前的怨恨。

‘密斯L和密斯特H.’

‘密斯L是不是穿的灰印度綢的褂子和青印度綢的裙子;白帆布鞋,青絲襪子;戴的狹邊草帽,還有一副玳瑁邊的眼鏡?’

‘對對……’

‘我說誰呢?原來就是她呵!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,就是走起路來不大風流!’

‘那算不了什麼!’小M參加意見了。

‘此話有理!那算不了什麼!況且她還有一個甜蜜可愛的臉和微笑時的兩個小酒渦!迷密斯特H是多多有餘的了!’老B說這句話時,頗有點自矜的神氣。

‘那末，迷不住你吧？然而她的服色，態度等等怎麼比講義還留下更深的印像，在你的腦中？’ K君未免太誠實了。

‘老B的話反正就是那樣罷了！誰叫你真相信呢！’ O先生對着K君說。

‘老O是滿不在乎的，只要是一個女子，他沒有不愛的；愛沒有不戀的！……’ 小M好像有點與O先生過不去。

‘管她呢！’老B看了看手錶，似乎有什麼事要辦而覺着很切迫的樣子。‘我們究竟赴不赴約？’

‘當然要赴約，難得美人垂青，這是千古佳話！’ O先生大叫起來了。

‘要去就走，現在已經八點三刻了，真光是九點半鐘開演。’老B催促大家起身。

‘慌什麼！等我再洗個臉。’小M說。

‘得了，夠漂亮了！’O先生的心裏着實

嫉刻小 M,因爲他自己生得模樣太不濟了。

‘老 B,你還有多少錢,少玩一次,把公寓的飯錢給了好不好!’K君想阻難他們,便這樣警告老 B,但老 B 惟恐去不成,打斷了興頭,拉着 O 先生就走,也不回答 K 君的話。

‘喂,喂,等等我罷!’小 M 正在搽西蒙蜜;不等搽好,就打開了巴黎粉的盒子,拿起粉撲就往臉上摩。

‘快點!’老 B 在公寓的門外回答。

小 M 顧不得三七二十一地披上外褂,趕老 B 和 O 先生去了。這裏 K 君也只得出來,叫夥計鎖上門,走到沙灘東口,雇了一輛人力車,直回西城去了。

密斯特 H 見老 B 們去看電影,心裏就一動,也想出去玩玩,便探密斯 L 的口氣說:

‘坐着真無聊，出去走走罷！真光今天演的是海棠春醉錄，這個片子一定好！’

‘沒有什麼意思，那個地方怪膩得很。密斯L有點推托。’

‘怕什麼，有我！’

‘我什麼也不怕，老B們真討厭！’

‘我們不和他們招呼就得了，又不坐在一起，彼此遇不着！’

‘不，不，我不願意去哩！’

‘這裏面必是有個原因，我愛的！告訴我罷！’

‘因為有一次，我和表妹們在那裏看電影；我們三個人坐在一排椅子上。那一天，老B也去了，他坐在我們的前面。’

‘剛剛演到漁村豔影第二本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隻手從後面，摸我的膀子。我不理他，害怕極了，身子往旁邊移一移。但是那隻手還不縮回去，我咳嗽了一聲，才好